



回首來時

路

譚映芬

九月的天空，陽光依舊燦爛耀眼。沉寂了兩個月的校園，又充滿了孩童的嘻笑、追逐聲。響亮的鐘聲提醒我，又是一個全新的開始。

當我踏進陌生的教室，望著台下五十張興奮的面孔，我的目光努力搜尋著，沒有一個是我昔日所熟悉的孩子。這五十張面孔，潔淨中顯露出俊秀，閃爍的眼神中有著靈慧；相較之下，昔日那唇角流著口水，臉龐上經常佈滿污垢，行動遲緩笨拙的智障孩子，都已成為記憶中的往事了。

「欸！是新老師吔！」突然一個細小微弱的聲音從台下傳出，這才將沉緬於過往中的我拉了回來，清楚的意識到這是另一個嶄新的環境。至於啟智班還有那群智障孩子已真正遠離

了我，而我也不再擁有他們了。

當平安回家的歌聲送走了學生，獨留我一人面對著空蕩蕩的教室，我緩緩的將自己拋落在椅中，視線投向窗外那無限延伸的遠處，思緒又回到了多年以前。

七十二年的夏天，一個滿懷熱情的社會新鮮人，投入了教育的行列。一群純樸天真的孩子，充塞了我的世界。即使在這僻遠的海邊學校，也無太多的餘暇讓我去品嘗寂寞的滋味與枯燥、單調的生活。

頭一次，我發現在這群健康、活潑的孩子當中，有一個折翼天使：茫然的眼神，扭曲僵硬的面孔，左右搖擺的步伐，在在突顯了其特殊性。其父母無盡寬廣的愛，也不時撼動著我

的心。除了完全的接納與加倍的關心，只因自身對特殊教育的認識有限，總無法給予更多切實有效的教導。

同時，我注意到在這以正常學生為主的校園中，那被冷落的少數。不僅是我的班級，其他班級也存在著同樣的特殊兒童。就在此時，「特殊教育」、「啓智教育」等專有名詞已逐漸在我的腦海中萌芽。

接着轉換學校，忙於適應新的環境，等自己的心完全定下之後，才赫然發覺教室的一隅有個孤獨的身影。一個因黃膽造成的輕度智障兒。父母礙於情面，執意將其安置在一個不適當的教育環境中。又是一個權益被剝奪的弱者。每當她微張著嘴，用那清徹明亮的眼神望著我時，總似乎在探詢著：「老師，您能給我什麼幫助？」

隨著時光的流轉，不知不覺中已邁入第三個年頭。這群孩子已是我所帶過的第三批新生了。或許是前兩次經驗的累積，第一天，他就吸引了我的注意；加上同事提供的資料，我才知道這孩子已是二度入學。由於母親本身的殘障，父親在延續香火的傳統觀念之下，造就了下一代的悲劇。

前後三個孩子，他們各有不同的背景與遭遇。唯一相同的是：在以正常人為主的教育體制之下，他們是一群被忽略的弱勢者。

感嘆只有使自己的心更加滑落，同情也對這些孩子起不了積極的作用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件招訓啓智師資的公文才讓久已盤桓在心中的意念化諸實際行動。

家人的反對，同學、朋友善意的勸解，不僅未能阻撓我的念頭，反而更促使我有一窺究

竟的決心。

手提著行囊，三十個從全省各地而來的伙伴，在有志一同的機緣下共聚一堂。開訓典禮上，班主任說：「受訓期間，課業雖然繁重，但真正辛苦的還是日後所實際從事的啓智教育工作。」他開玩笑的要我們三思，現在回頭，為時未晚。

四個月，緊鑼密鼓的訓練。我們攜手渡過無數個挑燈夜戰、黎明即起的日子。是教授們的殷殷期勉和特教前輩的精神感召，我們這一期一三十個伙伴，都已完成裝備，蓄勢待發。

此後，每天轉搭公車，長途跋涉的來到這位於塵囂中的市區學校，只是單純的想對這些智障孩子略盡棉薄之力。若非心中牽掛著他們，還真懷疑自己是如何克服這長期通勤之苦。

俗話謂：「萬事起頭難。」這句話真正的應驗在我的身上。每天早上出門前是精神抖擻，神情奕奕；傍晚回到家中已是身心俱疲。除了要面對十幾個殘障等級不同的孩子外，各種措手不及的突發狀況也在考驗著我的應變能力。最大的壓力來源莫過於家長對教師有著過高的期望。在我的教室中，經常可見是無助的雙親，擒著滿眶淚水，不斷重覆著孩子的種種。

長期籠罩在低氣壓的氛圍中，我嘗試以不同的角度來看待這些孩子。同時，也調整自己的心境。我希冀由改變自己做起，進而影響到家長，化消極、悲觀為積極的支援行動。

好不容易安撫了一顆顆破碎的心，在教學中也逐漸理出了頭緒，另一波問題又接踵而至。招生，如何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，盡如人意遂成了遙不可及的目標。家長曾經對著我吼道：「愛心，只是口號，切膚之痛是你所無法體

會。」甚至同一崗位的普通班教師也帶著懷疑的口吻說道：「只有十幾個學生，多幾個人又何妨？」在尋求行政支援不成，向上傳達也無回應的情形下，脆弱的我也不禁吶喊：「不斷的付出，總有油盡燈枯的一日，啓智班的教師也需要被了解，更需要心理支持呀！」

每學期最期盼的是全縣啓智教育研討會。只因它能讓所有的伙伴們盡情的發洩、傾吐，彼此安慰、扶持。感謝許多位特教前輩以過來人的身份帶我走過艱辛的第一年。

也許是「不經一事，不長一智。」諸多的磨練，讓我能以更寬濶的角度與心胸來看待週遭的人、事、物。教學方面，我也從摸索、試驗的階段漸入駕輕就熟的佳境。看著孩子們吃力的握著筆，畫出雜亂的線條，我也能從那股專注的神情中有所感動。

對於一般人所常說的缺乏成就感，我也要加以解釋。「成就感」端看你如何定義，對啓智班教師而言，一個智障孩子「能把鼻涕擦乾淨」，「會自行穿鞋、脫鞋」……等等小動作，都是經過千百次練習所獲得的成就。只是讓正常人看來它就成了毫不足以稱道的細微末節小事了。

在這段時間，我與孩子們一同學習，一同遊戲，共同克服身心上的缺陷。其中有歡笑也有淚水；有成功的喜悅，也有失敗的挫折。酸、甜、苦、辣，百味雜陳，絕非一個身外人所能體會。

每當孩子們回家後，我環顧室內，這個在偌大校園中侷促一角的啓智班，在它毫不起眼的表象下，正上演著一齣齣人間至情至性，不向命運屈服的戲碼。

曾經，在夜已深入皆靜的時辰，我呆坐良

久，「逃避」的念頭不止一回的浮現腦海。七百三十多個日子，自己走得好孤獨，好疲乏。雖然，身旁伴有天真爛漫的孩子，但永不了解世事的他們，是無法替自己分憂解勞的。

看著自己苦心經營的班，任我付出再多的努力，卻連現階段的目標都難以達成，何況去描繪那理想的藍圖呢？許多外在因素的掣肘，非自身能力所能控制、更改。剎那，我知悉了自己的渺小與無助。

若非從家長期盼的眼神中找到了繼續的理由，我懷疑自己僅剩的熱情還能否持續一年？

目前喜的是：政府的重視，家長的支持與團體的努力，有已更多的智障者有受教的機會；憂的是：啓智班的教師已扛不下這重擔了。一年來，腦性麻痺、多重障礙、自閉症的孩子陸續進入。走失、大、小便失禁，暴力侵犯，招式無奇不有。每天我像隻鬥敗的公雞，求告無門，又不願數著指頭過日子，職業倦怠感再一次的朝我襲來。

我流淚，只因三年的投注無法割捨。

同行路上，每一隻我牽過的小手，每一張我擦拭過的小臉，都將在我記憶中抹上一筆。

然而，感謝這群孩子，因為我在他們身上學習到的遠比我自身付出的還多。

孩子們！你永遠是我記憶深處中最美的一頁，也是我生命中最有意義的一章。

天色漸暗，火紅的夕陽已沉落到地平線的另一端。

給自己另一個機會與全新的開始吧！

我從椅子上躍身而起，踏出了輕快的一步。

明天，想必是個朗朗晴天！

（作者：桃園縣會稽國中教師）